

古文字中“麇”字与麒麟原型考

——兼论麒麟圣化为灵兽的原因

王 晖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062)

[摘要] 古文字中的“麇”,即古文献中所说的麒麟,单称麟或麇。麒麟身上有铠甲式的外表和圆泡钉式的纹斑“肉甲”,这也是古人之所以称之为“麇”(麇)或“麟”的原因。麒麟头顶部只有一只角,古人认为其与鹿属动物相似。根据头上独角、铠甲式外表、圆泡钉式“肉甲”与马蹄类圆蹄,可知其原型实为印度犀牛。麒麟古代被视为四灵兽之一,其特点与印度犀牛的生活习性有关。麒麟虽为庞然大物,但不好斗,故被视为“仁兽”。在古代,印度犀牛因气候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南移,中原已很少见到,偶尔来到中原,便被认为是因圣王“仁德”而来,这便是麒麟被圣化为灵兽的重要原由。

[关键词] 麇;麒麟;印度犀;灵兽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9)02-0064-12

一、引言:有关麒麟原型的种种说法

《尔雅·释兽》言“麇,麇身牛尾一角”,《广雅·释兽》言麟“狼题肉角”。关于麒麟是哪一种动物,自古以来看法并不一致,大体可分为三类。

(1)多数学者认为麒麟只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如张孟闻^[1]、杨伯峻^[2](P1680)]认为仁兽之麟只是传说中的怪物异兽,未尝有此实物。

(2)有一些学者认为麒麟是古代实际存在的动物,但具体是哪一类动物,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麒麟是獐,故古书谓之“麇身”,别名牙獐,是鹿科动物较小的一类^[3]。而有的学者认为麒麟实际上是牛^[4](P549-597)]。

(3)还有学者认为麒麟最初是实有动物之名,

后来渐渐被神化了;而麒麟当是麟被神化后才有的名称,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5]。

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是不对的。鲁哀公十四年春,孔子见到麒麟而绝笔《春秋》。根据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从春秋到北宋时期在中原还偶有麒麟出现,南宋以后,麒麟或所谓“一角兽”便只有南方发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经·周南》中有《麟之趾》篇,分别用麒麟的脚趾、额部、角来比喻公子、公姓和公族,这说明在西周到春秋中期秦岭之南的江汉流域应是有麒麟存在的,而且汉代到明清时期还有一些图像资料。我们今天可以借助有关动物学研究的成果,尝试着复原麒麟的原型,解开这一千古之谜。

[收稿日期] 2008-04-18

[作者简介] 王晖(1955-),男,陕西省洋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中国早期文字与文化研究”(05JZD00029);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建设项目。

如新版《辞海》(缩印本)认为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其状如鹿,独角,全身生鳞甲,尾象牛。多作为吉祥的象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2065页;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谓麒麟是“传说中神瑞之兽”,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55页;新版《辞源》下册认为麒麟是“传说中仁兽名”,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557页。

二、古文字中的“麇”字与古代麒麟命名原因的分析

中国古代的麒麟是否实际存在?其原型是什么?我认为这要从商周甲骨文、金文中的写法及其语源方面去探讨。

(一)商周甲骨文金文中的“麇”字的用法及其含义

古文献中的麒麟在先秦两汉时期多单称为“麟”,也写作“麇”^①,以“鹿”为形符,以“吝”为声符。但在出土的商周甲骨文金文中作“麇”字,是以“鹿”为形符,以“文”为声符。但因为“吝”字也是以“文”为声符的,可见古文字中的“麇”与《尔雅》、《广雅》等书中的“麇”字造字方式是基本一致的。

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麇”字了,见于《甲骨文合集》^②:

……小臣墙比伐,禽(擒)危、美……人廿人四,……而千五百七十,暨百,……丙,车二丙,盾百八十三,函五十,矢……□,又(侑)白麇于大乙,用韍白(伯)印……□于且(祖)乙,用美于且(祖)丁。德曰京,易……(《合集》36481正,并参《甲骨续存下》915)

庚戌卜贞,王□……于麇、駸、駸……

(《合集》36836)

……才(在)漚師(次),……才(在)三月。

(《合集》36835)

这几片都是董作宾所分的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卜辞,亦即黄组卜辞。《合集》36481正片中用“白漚”去侑祭高祖大乙,高祖大乙即商代开国君王成汤(参《合集》22959、32445、32446、32455等片)。从下文看,“用韍白(伯)印”祭祀商人的某位先祖,用某种祭品祭祀祖乙,用“美”去祭祀祖丁。“韍白(伯)印”与“美”是人牲,而且“韍白(伯)印”是方伯首领,这似可说明“白麇”的重要性,不仅高于一般的人牲,还可能高于作人牲的方伯首领。

另外,西周春秋时代金文中也有“麇”的用法:

唯白(伯)其父麇乍(作)旅祐(簠)。(伯其父簠铭《三代》10·18下·2)^[6]

峻寔才(在)天,高引又麇。(秦公簠铭《三代》9·34上)

《合集》36481正中的“白麇”与《合集》36481正中的“麇”(见附图1·1),都是麒麟之“麟”的最初写法。特别是《合集》36836中的“麇”字,从字形上看为上“鹿”下“文”(见附图1·3),与“駸”、“駸”等马类的动物并列,应是动物类的麒麟无疑。上引《合集》36835片中的“漚”字,是从“水”、“麇”声的形声字(见附图1·2),为水名兼地名。大概“麇”(麇、麟)在商代后期是安阳一带常见动物,才会以“漚”作地名和水名。上引《三代》10·18下·2伯其父簠铭中的“麇”(见附图1·5)为人名,《三代》9·34上器中春秋时秦公簠铭中“麇”(见附图1·4)为形容词。均为借字,非本义。但是春秋时能以“麇”(麇、麟)作为人名和形容词,说明这时此字已较为流行了。古人的名和字相互呼应,从伯其父簠铭文看,“伯其”之“其”通麒麟之“麒”,为其字;而其名为“麇”(麇),名和字刚好相互呼应。以此看来,“麒”和“麟”两字联用的名称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图1③

从罗振玉开始就把这个从“鹿”、“文”声的字读作“麇”,即“麟”字^[7](卷中,P30上),这是对的^④。不过应该说明的是,郭沫若在《卜辞通纂》729片考释中把“麇”读为“麇”,并认为小篆之“麇”是从“麇”演变而来的^[8](P524—525),此说非是。此“麇”即麇、麟的初文、初义,见于《正字通》。《正字通》鹿部云:“麇,同麇。”依《说文》鹿部,“吝”是“麇”的声符,而《说文》口部解“吝”为“从口,文声”,可见麇、麇的声音是相同的。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非难《说文》解“吝”为形声字,认为“此字盖从口文,会意。……非文声也”。笔者认为许慎是而段玉裁非。其实

如《尔雅·释兽》、《广雅·释兽》等古辞书皆作“麇”,不过《尔雅·释兽》为上下结构,而《广雅·释兽》为左右结构。下简称《合集》,即指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

附图1·1甲骨文“见《合集》36481正,附图1·2甲骨文“见《合集》36835,附图1·3甲骨文“见《合集》36836,附图1·4“见秦公簠铭(《三代》9·34上),附图1·5“见伯其父簠铭(《三代》10·18下·2,又见《集成》4581),附图1·6“见小篆,附图1·7甲骨文“兕”见《合集》10407正,附图1·8“兕”为小篆。

但是罗振玉、孙海波等先生说“麇”是“从吝省声”就不对了,“麇”实际上是以“鹿”为形符,以“文”为声符,“吝”字也是以“文”为声符,传统的说法不对。罗振玉之说见《殷墟书契考释》手写石印本1914年版,卷中30页上;孙海波之说见《甲骨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第402页。

吝、文韵部同而声纽不同,吝、麇、麟为来母字,而“文”为明母。这是因上古有复辅音,后变为单辅音时出现了声纽的分化。所以罗振玉^[9](卷中,P30上)、孙海波^[10](P402)、董作宾^[11]将甲骨文中的“𪚩”释作“麟”是对的。

另外董作宾在上世纪30年代作《“获白麟”考》^[11],他把《合集》37398片中“获白兕”的“白兕”认作“白麟”,自从唐兰考释确认此字是一角兽的“兕”字后(见附图1·7)^[12],董氏其说之误则不辩自明了。

(二)古文字、古文献中麇、麇和麟的语源与麒麟的外貌特征

近现代学者已经不知麒麟为何种动物。大多认为是古人想象出来而实际并不存在的动物。但根据古人对麒麟外貌形状特征的描述,以及甲骨文、金文资料,笔者认为,这种动物,其实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印度犀牛。

关于“身被肉甲”而被命名为“麇”或“麟”、“麇”的原因。笔者以为,把印度犀牛称作“麇”或“麟”,是对这种特殊犀牛形体特征的描写和概括。称“麇”,是因其身有斑纹,故其字的形体结构从鹿从文(纹),文亦声。后变而为“麟”,也是因为身上的鳞状肉甲而得名的。被称为麇、麟的印度犀,可能就是汉代竹简中所说的“文犀”。

木文犀角、象齿一筭。(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292号)

文犀角、象齿筭。(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木牍48号)^[13](P1389,P1457)

在先秦文献资料中也有这种“文犀”的记载:《国语·吴语》云:“建肥胡,奉文犀之渠。”《逸周书·王会》后附《伊尹朝献》亦云:“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鹯、短狗为献。”罗愿《尔雅翼》卷十八《释兽》引《抱朴子》亦谓“赵盾所谓文犀辟毒者,此也。”这些汉代竹简及古文献中的“文犀”,即有斑纹的犀牛。过去有学者用“犀角有纹”释“文犀”,是不对的。因按命名的一般原则,命名“文

犀”是以其动物的整体特征,而不会是专门以犀牛的一只角的特征去命名。《国语·吴语》韦昭注:“文犀之渠,谓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韦昭注应是对的。“文犀”与文豹、文鱼、文梓、文禽、文马、文贝、文竹等构词方式相同,通过对这些词的考察可以看出,“文犀”应是指有纹斑的犀牛。而印度犀牛正是身有圆泡钉状斑纹。今天印度犀牛仅产于印度及尼泊尔一带,但从上所引文献看,春秋战国秦汉时,在吴、越、蜀、湘,即今天的江苏、福建、湖南一带应该是有这种犀牛的。这种犀牛与古代传说的麒麟十分相似(参看附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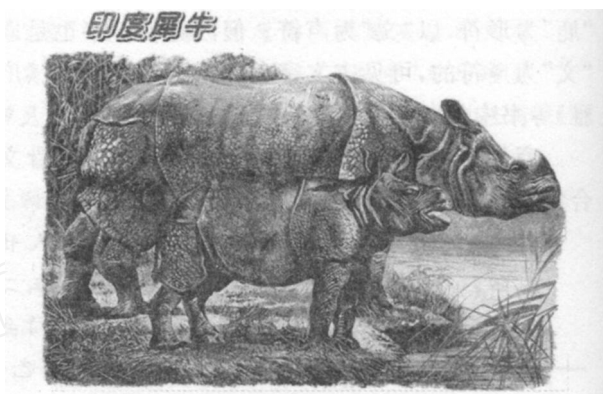


图2 “印度犀牛”^[14](P108-109)

笔者以为,“文犀”应即纹犀、麇犀,其义是指有纹鳞之犀,实即圆钉头式肉甲的犀牛。古人取这种犀牛的特征而称其为“麇”,后演变为“麇”、“麟”。《广雅·释兽》形容麇“文章彬彬”,《说苑·辨物》谓麇“纷兮其有质文也”,应是对印度犀牛圆钉头式的小鼓包的称赞褒扬。此字加“鹿”为意符,表示这种动物与鹿相似,身上有斑、头上长角,并非说麇是鹿类动物。

这种有圆泡钉状纹斑的印度犀牛,也就是东汉韦昭所说的“皮有珠甲”的水犀。《国语·越语上》云:“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韦注:“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则无。”韦昭所说“水犀之皮有珠甲”,显然就是身有圆泡钉状的印度犀牛。春秋末期越国的“水犀之甲”如此之多,不可能像韦昭所处的东汉

这是语言学家所说复声母的特殊现象。如“麦”以“来”为声符,但“麦”为明母,而“来”为来母。

《文选·曹植七启》注:“文犀,犀角有文章者也。”

“文豹”见《庄子·山木》等篇,是指有纹斑之豹;“文鱼”见《山海经·中山经》,是指有斑彩之鱼,《中山经》注云“有斑采也”;“文梓”见《墨子·公输》等篇,是指有纹斑的梓木;“文禽”见《文选·三国魏应休琰与满公琰书》,文,是指羽毛有文采的鸟类;“文马”见于《左传》宣公二年,是指马色有斑彩之马;“文贝”见于《尚书·顾命》(“文贝仍几”),注云“有文之贝饰几”,是指花纹的贝壳;“文竹”,见于《礼记·玉藻》(“大夫以鱼须文竹”),“文竹”就是斑竹。

时期是依赖徼外所进,而应是越国本地出产的。依此可知,春秋末印度犀牛可能遍布吴越一带。到韦昭的东汉时代,山犀、水犀,都要依靠国外进献,原因是东汉时气候变得干冷,不再适宜犀牛生存,加之猎杀数量很大,便越来越少见了。

春秋时期,鲁宋一带犀牛还是很多的,但麒麟——印度犀则是凤毛麟角了。《左传·宣公二年》:“(宋华元)使其驂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唐孔颖达在为这段文字作疏时,根据晋至唐时期的文献记述,说犀兕的生活范围已在“武陵沅南县以南”、“九德”一带,亦即今贵州、湖南以及越南一带,并怀疑《左传·宣公二年》所说春秋时犀兕在宋国大量生存的记载。

其实这恰恰反映了犀兕一类动物在气候影响下不断南移的历史。据商甲骨文与《诗经·周南·麟之趾》篇的记述,商代在安阳一带既有一般的犀牛,也有印度犀,在西周时印度犀的活动范围则缩小至江汉流域。据《国语·越语上》、《左传·宣公二年》的记载,春秋时犀兕——爪哇犀、苏门犀(详下)在中原鲁、宋一带还普遍存在,但作为印度犀的麒麟则成凤毛麟角,哀公十四年偶尔来到鲁国,但一般人已经不认识了。从孔颖达疏《左传·宣公二年》引众多晋以来文献看,魏晋到唐代,犀兕的活动范围已缩小至贵州、湖南地区了。

麒麟与其他犀牛或兕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身体上有这种大鳞式的铠甲,宋元时还有人能辨明这一点。宋代南方夷獠曾向宋王朝进献过一种称为麟的动物,从外形看是一种特殊的犀牛,时人明确称之为麟。宋罗泌《路史·余论五》云:

嘉祐二年,六月交趾贡二兽,状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瓜果,必先以杖击之,然后食。时以为麟。田况言其与书史所载不同,恐为夷人所诈,而杜植亦奏其不似麇而有甲,此必非麟,番商有辨之者特山犀也。

与嘉祐二年交趾贡二兽相似的,有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记至和时交趾献麟:

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

鳞,首有一角。考之记传,与麟不类,当时有谓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鳞,莫知真的。语:“欲谓之麟,则虑夷獠见欺;不谓之麟,则未有以质之。止谓之兽。”最为慎重有体。今以予观之,殆“天禄”也。

元代也有这种记载,《元史·五行志一》云:

至大四年,大同宣宁县民家牛生一犊,其质有鳞,无毛,其色青黄,类若麟者,以其尊上之。

宋代至和、嘉祐年间南夷交趾所进献的麒麟,从“当时有谓之山犀者”及“如牛而大”、“状如水牛”看,显然是犀牛之类;然从“首有一角”及“通身皆大鳞”、“身被肉甲”看,这正是独角犀,亦即印度犀牛。《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所说“犀不言有鳞”是对的,说明这种身上长满大鳞甲状的犀牛,正是犀牛中的印度犀牛。《元史·五行志一》说民家牛生一犊而类似麒麟,是因“其质有鳞”,充分说明皮质上有鳞状物是麒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动物学认为,印度犀牛身上“有明显的皮褶,皮上还有许多圆钉头似的小鼓包,好像披着一层厚厚的铠甲”^[15](P234)。其他类犀牛没有这种圆泡钉式的鳞甲。这与所描述麒麟的特征一致,一直到明清图画中麒麟还明显可见鱼鳞般皮甲(见附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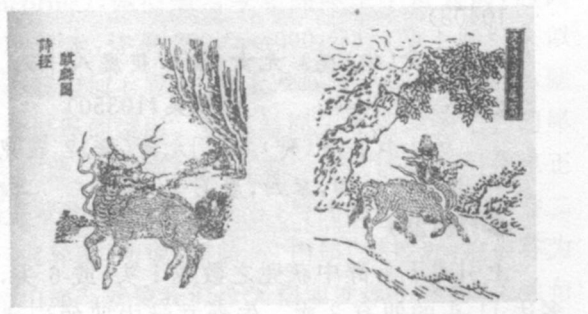


图3

宋代交趾一带的南人明确称身有“肉甲”的独角山犀为麒麟,但士大夫却不相信是麒麟,其实“麟”或“麒麟”的命名本身就说明这种动物身上有鳞片,鱼鳞之“鳞”与麒麟之“麟”在语源上是相通的。“犀不言有鳞”正说明宋朝士大夫已不知这种

《左传》宣公二年:“使其驂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唐孔颖达正义曰:“刘欣期《交州记》曰:‘犀出九德,毛似豕,蹄有甲,头似马。’吴录《地理志》云:‘武陵沅南县以南皆有犀。’……《交州记》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长三尺余,形如马鞭柄。遍检书传,犀、兕二兽并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国,必不能多。言‘尚多’者,苟以答诘者耳。”

左麒麟图见《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五十六部《麒麟部》;右麒麟图见曾燠《尔雅图音注》卷三,慎记书庄石印,光绪丁酉年版。

身上有鳞片的犀牛其实正是一种特殊的犀牛——印度犀牛。当然,古书所记,麒麟并非全是一角,也有两角的。《论衡·讲瑞》云:“孝宣之时,九真贡献麟状如獐而两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可知汉宣帝时获麟为两角,汉武帝时获麟为一角,可见是否一角并非判断是否麒麟的惟一标准,主要的判别标准是身上的鳞甲。

(三)麒麟与我国古代犀、兕之间的区别

我们今天把犀牛分为三类五种,认为他们的区别不大。但我国古人把印度犀牛和其他犀牛区别开来,究竟何因?概而言之,麒麟是一只角,身上似披上多层铠甲而且有圆泡钉式的肉包;这是麒麟区别于其他犀牛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印度犀牛的基本特征。

“兕”在古文字及古文献中出现甚早。在商代武丁时卜辞就有不少“兕”的记载:

贞:今日我其兽(狩)孟?……获兕十一,鹿。(《合集》10308)

……其(兽),禽(擒)?壬申允兽禽(擒),获兕六,豕七十又六,麋百又九十又九。(《合集》10407 正)

翌癸卯其焚,禽(擒)?癸卯允焚,获兕十一,豕十五,虎,麋十二。(《合集》10408)

禽(擒)虎?允禽(擒),获麋八十八,兕一,豕三十又二。(《合集》10350)

……我其兽(狩)孟,允禽(擒)?获兕十一,鹿七十又四,豕四,麋七十又四。(《合集》40125)

上引武丁卜辞中获兕之数或1头,或6头,而多达11头的便有3次。先秦文献中兕的记述甚多。《诗经·小雅·何草不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豳风·七月》:“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论语·季氏》:“虎兕出于柙。”古代字词书中对“兕”的描写只是一种类似青色野牛的独角兽。

“犀”在商代甲骨文中还未见,在周代中期金文中才出现。犀伯鼎铭云:“犀伯鱼父作旅鼎”(《殷周金文集成》5·2534,下简称《集成》^[16]);弭叔鬲铭云:“弭叔作犀妊齐(斋)鬲”(《集成》3·572-574);

郤公簠铭云:“郤公作犀仲、仲嬭(半)义男尊簠”(《集成》9·4569);子禾子釜铭云:“赎台(以)犀”(《集成》16·10374)。犀伯鼎、弭叔鬲、郤公簠铭文中的“犀”字是国名或族名,子禾子釜铭中的“犀”前虽有缺字,但还可看出应是用的本义。先秦文献中亦可见到“犀”字:《左传》宣公二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国语·楚语上》:“巴浦之犀、兕、象,其可尽乎?”《楚辞·九歌·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

兕与犀,前人或以为无别,或以为有别。言无别者以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代表。其书《兽部》第五十一卷《犀》条云:“大抵犀、兕是一物,古人多言兕,后人多言犀,北音多言兕,南音多言犀,为不同耳。”然古代注释与字词书中皆言犀、兕有别(详见下文)。我们以为犀、兕有别的说法是对的。上引《左传·宣公二年》与《国语·楚语上》犀、兕并列而言,另外《周礼·考工记》亦云“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把犀甲和兕甲区别对待,而且明确说犀甲、兕甲的使用寿命不同,说明二者不像李时珍所说只是同一种动物在不同地点或时代的不同称呼。

兕、犀的形体特征古人注疏及字词书中有明确的说明。《尔雅·释兽》:“兕,似牛。”郭璞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说文》:“兕,如野牛而青。”《国语·晋语八》韦昭注云:“兕,似牛而青,善触人。”《左传》宣公二年疏引晋刘欣期《交州记》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长三尺余,形如马鞭柄。”这些古人注疏及字词书所说兕的特征是一只角,青色。《尔雅·释兽》又云:“犀,似豕。”郭注云:“形似水牛,猪头,大腹,庠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顶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另外郭注《山海经》也有相似之说。《后汉书·肃宗孝章帝本纪》“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唐李贤等注引晋刘欣期《交州记》云“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头如马,三角,鼻上角短,额上、头上角长”。《说文》说:“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顶。似豕。从牛,尾声。”犀的特征,古人注疏及字词书说法不大一致,或说形似野猪,或说形似水牛;或说有三只角,或说有两只角。

《说文》:“兕,如野牛而青。”《尔雅·释兽》:“兕似牛。”郭璞注:“一角,青色,重千斤。”

犀、兕的区别,《尔雅·释兽》说“兕似牛”、“犀似豕”,尽管不大确切,但还是有些道理的。从郭璞注、《说文》以及今天我们所知的犀牛形体特征来看,各种犀牛有似牛与似猪的不同特征。笔者认为古人注疏及辞书所言犀、兕之别主要还在于角的不同:“兕”是一只角,从商代甲骨文中“兕”的写法看也是一只角,郭璞注《尔雅·释兽》谓“犀”有三角,而《说文》谓有两角。其实郭璞与《说文》的说法都是对的。在今日非洲犀牛中有时就可以遇到三只角的犀牛,有时甚至还可以遇到五只角的犀牛^[17](P29)。

犀科动物在第三纪时化石分布很广泛,在我国很多地区也有发现,现代仅存留在热带、亚热带的亚洲南部及非洲。今天世上所见犀牛有五类:即印度犀、爪哇犀、苏门犀、非洲黑犀和白犀。印度犀、爪哇犀为独角犀,而苏门犀、非洲黑犀、白犀皆为双角犀,前后排列。亚洲的犀牛有单角的印度犀牛、爪哇犀牛和两角、全身长毛的苏门答腊犀牛。而印度犀牛是犀牛类中体型最大的种类。非洲只有白犀牛和黑犀牛两种,它们都是双角,白犀牛体型比黑犀牛大,是现有犀牛中最进化的一种,在草原上由3-4头组成家庭族群,以草为主食^[14](P104-109)。因犀牛的角为珍贵的中药材,因此被大量滥杀,数目正在日渐减少,其中苏门答腊犀牛几乎完全见不到踪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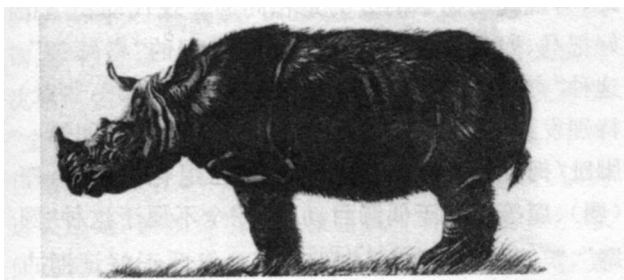


图4 “苏门犀”^[14](P109)

从现今犀牛的形体来看,我国古代所说的“犀”的形状,应是苏门犀(*Didermoceros sumatrensis*),现存在于苏门答腊、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等国,在亚洲犀牛中只有它是两角。从外表看,全身长毛,倒很像长毛野猪(见附图4)。晋刘欣期《交州记》也说犀“其毛如豕”,说明《尔雅·释兽》中“犀似豕”

的描述对苏门犀形体特征的把握大致是确切的。至于郭璞注《尔雅·释兽》谓“犀”有三只角,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出土的战国中期镶嵌金银犀形屏风插座上的犀牛头就有三只角,一在鼻端,另两只在额部^[18](P288图1040),可能是一种罕见的苏门犀。而商晚期小臣觶犀尊是有两只角的犀牛,一在鼻端,一在额上^[19](P154上图);还有今藏于国家博物馆与重庆市博物馆的两件镶嵌金银犀牛带钩上的犀牛形状是两只角^[18](P275,276;图0997,0998),1963年在陕西兴平出土错金银云纹犀牛铜尊也是两只角^[18](P79图5-2-7),均与今苏门犀相同。

而古代所说的“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应是今天所说的“爪哇犀”(Rhinoeceros sondaicus)。爪哇犀又叫小独角犀(见附图5),过去普遍分布于孟加拉国东部、中国西南部、越南南部、泰国、老挝、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今活动在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仅存六十多只。爪哇犀和印度犀曾一度被认为是同一物种,事实上印度犀形体要大些,它的皮肤折叠稍微有异于爪哇犀,相对来说爪哇犀皮肤更加光滑。

我国古代所说麒麟则为印度犀(Rhinoeceros unicornis),体型是当今亚洲犀牛中最大的,肩高1.1-2米,体重2000-4000公斤,身上圆钉头似的小鼓包加上肩上、身上及屁股上的层层皮褶,就好像厚厚的铠甲。这都与同为亚洲犀牛中苏门犀(古代犀)爪哇犀(兕)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也正如宋罗泌《路史·余论五》与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所说,麒麟与“山犀”很接近,故被称为“特山犀”,就像我们今天把印度犀牛称为“大独角犀”,把爪哇犀称之为“小独角犀”,甚至一度被视之为同属一样。《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记宋时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鳞,首有一角”,这显然是印度犀而非爪哇犀,说明即使到了宋代还是能据传说辨认出麒麟来的。

三、麒麟与印度犀特征的比较

从古文献中所说的形状特征看,麒麟不仅像是披上了多层铠甲而且有圆泡钉式的肉包,它头部的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2002年)第288页图1040上命名为“镶嵌翼兽屏风插座”正好与下图1041的名称“镶嵌犀牛屏风插座”相互颠倒了。



图5 “爪哇犀”

独肉角与圆形马蹄也是不同于其他野兽的显著特征,根据现代动物学的知识来看,这种特征显示它只能是犀牛类的动物。

(一)麒麟一角且为肉角

从形状看,麒麟有一只肉角是它不同于其他野兽的显著特征。《尔雅·释兽》释“麋”云“麋身,牛尾,一角”,郭璞注云“角头有肉”,邢疏引晋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麋,麋身,牛尾,马足,黄色,圆蹄,一角,端有肉”。《说文》释“麒”同《尔雅·释兽》。《诗经·周南·麟之趾》郑玄笺“麟之角”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一角兽而其角有肉在动物中是罕见的,这是帮助我们观察麟之原型为何兽的一个有利视角。

古文献谓麒麟独角而“角头有肉”或“一角而戴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笔者认为这种肉角特征的动物目前世界上只有独角犀牛具备。因为这种“角”其实并非真角,是由角蛋白等元素组成的。

从先秦至两汉,有三次见过犀牛而记载略有不同,但均指出其主要特征是在于角。一次是春秋晚期的孔子时代,见于《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因此而绝笔。《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释“西狩获麟”云:“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何休注云:“状如麋,一角而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

《史记·孝武本纪》记载说,汉武帝在郊雍时“获一角兽,若麋然”;“麋”,集解引韦昭注曰“楚人

谓麋为麋”;《汉书·孝武帝纪》亦谓元狩元年冬十月“获白麟以馈宗庙”;《汉书·终军传》也说终军“从上雍,获白麟”。《论衡·指瑞篇》说:“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就是说,汉武帝时获得的这只白色麒麟外貌形状像四不像的麋鹿类动物。但这只白麟为一只角且有五趾就绝不是麋鹿类动物了。这说明汉武帝时雍州还出现过麒麟。

《汉书·孝宣帝纪》神爵元年诏曰:“迺者元康四年……九真献奇兽。”颜注同时引两种说法云:“苏林曰:‘白象也。’晋灼曰:‘《汉注》驹形,麟色,牛角,仁而爱人。’”颜师古注认为晋灼是而苏林非,这是对的。《文选·班固西都赋》谓长安西郊上囿禁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可知作《汉书》的班固本人认为九真所献“奇兽”是麒麟。同时东汉王充更是多次说汉宣帝时九真贡献的奇兽是像獐类的两角麒麟,而一般说麒麟为“一角”,在今天所知动物中绝对是印度犀牛的惟一特征。

(二)麒麟的“马足”“圆蹄”

古文献中十分明确说麒麟的蹄子是马足圆蹄。如《逸周书·王会》孔晁注、《左传》哀公十四年正义引京房《易传》及《诗·麟之趾》朱熹集注等均谓麟为“马蹄”。而《诗·麟之趾》孔颖达《正义》引西晋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麟为“马足”、“员蹄”,“员蹄”即“圆蹄”。《尔雅》等书亦说麟为“马足”,而且为“圆蹄”。这些古书上说麟为马足、圆蹄,与现代动物学的分类是相同的。现代动物学正好把马、犀牛以及獐等归之于哺乳纲的“奇蹄类”。这种“奇蹄类”的马、犀牛及獐的中脚趾(第三脚趾)特别发达,由它支撑体重行走,而其他脚趾如第一脚趾(拇趾)、第五脚趾(小趾)均已退化。而獐、麋(麋)、鹿等是属于偶蹄目动物,完全不属于这种“圆蹄”、“马足”类动物^[14](P86-87)。由此正好证明古人所说的麟就是犀牛,因为“马蹄(足)”、“圆蹄”只有犀牛和獐等极少的几种动物具备这种特征,其他动物是不具备这种特征的。

此用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本。其中的麒麟之“麟”多作以“马”为形符的“驎”。

《论衡·讲瑞篇》说汉宣帝这次所获得的麒麟为“孝宣之时,九真贡献麟,状如獐而两角者”。《论衡·宣汉篇》云元康四年,“九真献麟”;《指瑞篇》亦云“孝宣皇帝之时,……驎麟一至”。九真为汉代的交趾,说明在越南一带有麒麟存在。

王充《论衡·讲瑞篇》云:“(汉)武帝之时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时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按,白麟应是今之所谓白犀,但今所见犀牛虽与马同为奇蹄类,但马只剩下中间趾,犀牛剩下三趾,今天所见南朝时期的石刻麒麟正是这种三趾形状,可见马与犀牛还是有区别的。今天并不曾见有五趾的犀牛,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五趾麒麟恐怕不是当时描述有误,五趾犀牛类仍是“奇蹄目”,虽然今天已经消失了,但在古代可能是存在的。根据犀牛类化石在奇蹄目中种类最多,分支最复杂,分布也很广。原始犀牛类型前肢四趾,后肢五趾;后期犀类前肢四趾,后肢三趾。汉武帝时所见白麟应是返祖类印度犀牛,也可能汉代尚有特殊的五趾犀牛类。

《汉书·武帝纪》：“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蹄，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唐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褭蹄以协嘉祉也。古有骏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并解释说：‘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马蹄之形以易旧法耳。’此文中的“褭”、“要褭”是汉武帝时所获骏马（又称“天马”）的名称。这就是说，汉武帝因当时有白麟的瑞应现象，便依照麒麟足蹄之状铸成名为“麟趾”的金币，又因获日行千里的骏马便铸造名为“褭蹄”的马蹄金币。

这种按照麟趾和马蹄形状铸造的汉代金币以及金饼从古到今皆有发现^[20]。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云：“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异疾附》亦云：“襄、随之间，矿春陵、白水地，发土多得金麟趾、褭蹄。”可见唐宋时人们往往可从土地中发现“马蹄金”和“褭蹄金”。不过与汉代麟趾金、马蹄金以及金饼如何对应，学术界却是见仁见智，据笔者所见，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异疾附》说：“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褭蹄作团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干柿，土人谓之‘柿子金’。”在沈括看来，麟趾金“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褭蹄”其形似“团饼”、“干柿”，民间谓之“柿子金”。（二）安志敏先生1973年著文认为沈括的说法未必可信，他把麟趾金、马蹄金统称为“金饼”，并把出土的金饼资料分为五式两类，甲类包括一、二、三、四式，是所谓“干柿”形金饼，认为这类应是“麟趾金”；乙类仅一式一种，背部中空，状似马蹄，认为这类属于“马蹄金”，即汉代所谓“褭蹄”金^[21]。（三）1977年李正德等学者根据西安西南角鱼花寨北石桥西汉上林苑故址之内发现的西汉金币以及古文献所说底部是椭圆还是圆形来区分麟趾金和马蹄金，认为底部是椭圆形的为马蹄（褭蹄）金，而底部为圆形的为麟趾金^[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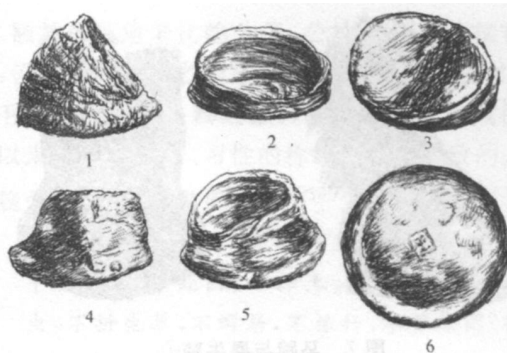


图6 汉代上林苑发现的马蹄金与麟趾金

笔者认为第三种说法是对的，因为资料发现越来越多，后来居上。沈括所说“团饼”、“干柿”及“柿子金”就是今天所说的“金饼”，但他说这种金饼就是汉人称为“褭蹄”的马蹄金，显然不对；而安志敏先生又把这种“团饼”式的金饼称为“麟趾金”，也是想象。这些原型金饼与今天所见马蹄或古人所述麟趾（蹄）差别甚大。

通过比较实物则可知麟趾金与马蹄金之间是大同小异。二者均是圆蹄形，不过马蹄金底部是椭圆形，而麟趾金形体较小，底面为圆形，其余部分与马蹄金近似只是后立壁略高，后侧有孔，整体看就是蹄部高矮不同罢了^[22]。由此可证明古人称麟蹄为“圆蹄”，又直呼为“马蹄”是很有道理的。《诗·麟之趾》孔颖达《正义》引西晋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麟为“马足”、“员蹄”，“员蹄”即“圆蹄”；《尔雅》等书亦说麟为“马足”，而且为“圆蹄”。这种“马足”而“圆蹄”的“麟趾”在考古出土的实物中得到了印证：马蹄金与麟趾金十分相近，以至于今日许多考古学者也分不清楚。通过在西汉上林苑故址出土的这两种实物来看，两者的确比较接近，所以古人用“马足”来比喻“麟趾”；但二者也有不同：这就是“褭蹄”或“马足”的形状是椭圆型的，而“麟趾”是圆形的，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员（圆）蹄”，“圆蹄”也正是犀牛的蹄形特征。

马和犀牛都是奇蹄目动物，而现存的奇蹄类只有马、犀、貘三类，犀牛类虽然一般前蹄为三趾或四趾，后蹄为三趾，与马类的脚趾数目不同，但犀牛

附图6均是西安西南郊鱼花寨北石桥西汉上林苑的旧址发现的西汉马蹄金和麟趾金，其中1-3为马蹄金，4-6为麟趾金。见李正德、傅嘉仪、晁华山《西安汉上林苑发现马蹄金和麟趾金》（《文物》1977年第11期），附图7中1为第75页图二，2为第75页图三，3为第76页图九，4为第76页图七，5为第76页图八，6为第75页图一。在地质历史时期还有其他几类奇蹄类动物如雷兽、爪兽、古兽等，但这几类动物早早绝迹了。古兽科只见于始新世和渐新世，渐新世以后便绝迹了；早始新世出现的最早的雷兽，中渐新世以后突然消失；爪兽科延续历史甚长，从始新世开始，一直到人类出现后才灭绝。见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奇蹄目\(化石\)](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奇蹄目(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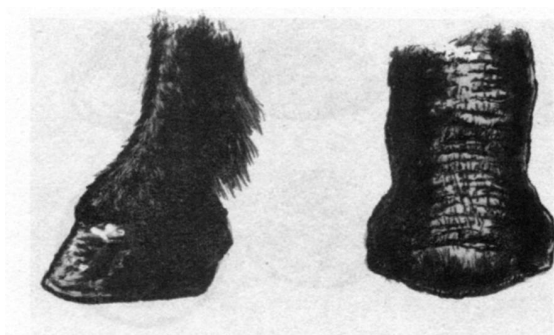


图7 马蹄与犀牛蹄

的三脚趾紧连在一起,看起来就像一个一样,所以古人称为“马足”还是很有道理的,从汉代出土的麟趾金形状也可看出这一点。而且麒麟的蹄与一般偶蹄类动物形成截然不同的区别,特别是与古代学者所说麋(獐)及现代多数学者所说长颈鹿那种偶蹄目动物有根本的不同。这些考古实物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力的证据:古代麒麟只能是奇蹄目犀牛类动物,而决不会是偶蹄目动物獐、长颈鹿或其他动物。



图8 江苏丹阳市陵口石刻麒麟

现今位于江苏省丹阳市陵口的石刻麒麟(见附图8),创作于南北朝时期南朝的齐永明十一年(493)。这一石刻麒麟能看出头顶有一角,其蹄子为圆蹄,三趾正好为“奇蹄目”,这种形体特征与现代所见印度犀牛十分相似。如前所说,学术界认为我国传说中的麒麟是獐、长颈鹿、麋鹿、牛等等,但这些动物正好都是偶蹄目动物,与一角而三圆趾的麒麟完全是不同的。

3. 古书所谓麒麟黄色与印度犀的颜色

附图7左为马蹄,右为犀牛蹄。见廖明志企划、周怡倩编辑《世界动物百科·哺乳动物》(III),台北:广达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87页图上。

《尔雅·释兽》、《说文》鹿部、《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只言为“麋身”而不言其色,《诗·麟之趾》疏引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及《尔雅翼·麟》等均谓麟为“黄色”,而《尔雅·释兽》疏引京房《易传》谓麟“有五彩,腹下黄”。笔者以为古人说麟“有五彩”可能是夸大其词,但谓麟黄色是符合今天人们所见犀牛之色。另外《尔雅·释兽》、《说文》鹿部等说麟“麋身”,可能是用麋身上之色来描述麟的颜色。而《史记·汉武本纪》说汉武帝西巡狩雍地而获白麟。可知麟不仅有黄色,还有白色。今天世上所见犀牛的颜色有褐色、褐黄色、白色(灰色)、黑色(深灰色),古书说黄色麟或麋身之麟,可能是说褐黄色的印度犀,白麟应是白犀。

王充《论衡·讲瑞篇》曾分析过春秋末至两汉时期所见麒麟但有不同描述的情况:

案鲁之获麟,云“有麋而角”。言“有麋”者,色如麋也。麋色有常,若鸟色有常矣。武王之时,火流为乌,云“其色赤”。赤非乌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麋而色异,亦当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麋”。麋无角,有异于故,故言“有角”也。夫如是,鲁之所得麟者,若麋之状也。武帝之时,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时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鲁所得麟,云“有麋”不言色者,麋无异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类麋,故[不]言“有麋”,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时,九真贡,献麟,状如麋而两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麋,宣帝之麟言如鹿,鹿与麋小大相倍,体不同也。

王充对春秋末孔子、汉武帝、汉宣帝时期所描述麒麟不同形状、颜色的总结,的确使人感到迷惘。

我认为从这三个不同时期所见的麒麟颜色,可以推测这既不是獐或鹿类动物,也不是今人所说的长颈鹿,而是犀牛之类,并且是印度犀牛。从颜色看,正如王充在《论衡·讲瑞篇》所分析的,称麒麟为“獐”,《说文》作“麋”,在鹿部;或称麋、麋、麋、麋是獐鹿的异名,《说文》云“麋,麋也”;因“獐色有常”,故用獐之色来比喻麒麟的颜色。但是如果我们说麒麟是獐就不对了,因为獐类不管是雄雌均是没有角的。

至于几处文献中所描写麒麟颜色的不同,只是其所处土质的不同。正如有的动物学者所分析的:“实际上,黑犀(或尖吻犀),它的皮色与白犀(或阔鼻犀)同样的黑。只不过犀牛生活的处所土质不同,它们在不同的泥土中打滚而已。它们本来的铅灰色,在有的情况下成为淡红色,而在熔岩分布区则完全是黑的。”^{[18](P28)} 以此看来,这些一角犀牛不同的颜色完全是在不同土质颜色的生活处境变成的,都是印度犀牛,独角。白色或“麇”色,是在不同土质颜色中变化而成的。至于汉宣帝时期九真所献麒麟为双角,也是用鹿来形容其色,这种麒麟大概是苏门答腊犀牛。

另外,《尔雅·释兽》、《说苑·辨物》、《说文》鹿部、《左传》哀公十四年正义引京房《易传》、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书皆谓麟(麇)为“牛尾”。这与我们今天所见犀牛尾部的形状是相同的,其与一般牛的尾部确实是相似的^{[14](P104-109)}。

四、麒麟为瑞应仁兽的原因与印度犀牛的生活习性

《说文》等古文献称麇或麟为仁兽。麇或麟不仅是仁兽,且为圣灵之兽、瑞应之兽。《礼记·礼运》云:“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云:“麟者……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左传》哀公十四年杜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论衡·指瑞篇》云:“儒者说凤皇麒麟为圣王来,以为凤皇麒麟,仁圣禽也,思虑深,避害远;中国有道则来,无道则隐,称凤皇麒麟之仁知者,欲以褒圣人也。”又云:“王者受富贵之命,故其动出,见吉祥异物,见则谓之瑞。……凤皇麒麟,大物,太平之象也。”

可见古人认为麒麟不仅是仁兽,而且是嘉瑞。它与凤凰一起被视为太平盛世的瑞应灵物,世上有明王圣君时才出现,没有明王圣君就避而不出。这种思想观念可能在西周春秋时便存在了,《诗·周南·麟之趾》云:“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麟之定”之“定”,毛传释为“题也”,《尔雅·释言》郭璞注“谓额也”。此诗作者以麒麟的脚

趾、额颅及独角来比喻公子、公姓与公族的德行信义,说明“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毛诗序·周南·麟之趾》)。这种情况与战国秦汉以来对麒麟行为、习性的称颂是完全一致的。三国魏张揖《广雅·释兽》^{[23](P386)}云:

麇,狼戾肉角,含仁怀义;音中钟吕,行步中规,折还中矩;游必择土,翔必后处,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群居,不旅行,不罗罟罔(网),不入陷阱,文质彬彬。

此说亦见《说苑·辨物》、《诗·周南·麟之趾》孔疏引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文献古籍中对麇或麟这些“仁行美德”的褒扬,罗愿在《尔雅翼》卷十八《释兽》里感叹地说:“呜呼,何取于麇之备也!若是,则阅千岁而不得麇,盖无怪矣!”其实,古文献中对麒麟德行习性的描述,并非是出于想像,其中大部分符合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印度犀的特点。

1. 仁兽麒麟与印度犀的性情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文》等载籍均称麇为“仁兽”,《说苑·辨物》及《广雅·释兽》均谓麇或麒麟“含仁怀义”。古文献中对麒麟何以称仁兽的原因作了解释。《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休注云:“(麟)一角而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诗·周南·麟之趾》郑笺亦有相似地说法。这是对麟肉角的仁兽之性作了解释。但这些不是虚夸、想像,而是确有现实的因素。

古人所说“麟角之末有肉”,或“戴肉”之角。从外形看,犀牛鼻上有角,形体庞大,是仅次于大象的第二大陆生动物,全身皮革坚硬,刀箭难入,其身体部分看起来像是披着一块又一块厚厚的铠甲^{[15](P234)}。犀牛有角且有铠甲,看起来十分的凶猛、可怕。然而犀牛却是胆小、不伤人的动物。一般来说,它们宁愿躲避也不愿战斗,但一般动物对庞大的犀牛也是无可奈何。因此除人类猎获以及狮、虎等大型猫科动物偷猎幼犀外,成年犀牛是没有敌人的。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休注云:“(麟)一角而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这是有根据的。犀牛的角与其它动物一样,是用来与敌人格斗的,只有印度犀牛的犄角不当武器使用^{[14](P128)}。这正是“设武备而不为害”。看来犀牛这种与其他动物友好相处的习性,特别是印度犀不用角与敌格

斗的习性,与古人称麒麟——印度犀牛为“仁兽”的情况是完全相符的。

《礼记·礼运》云:“麟以为畜,故兽不_レ。”郑注:“_レ,飞走之貌也。”孔疏:“_レ,惊走也。”这就是说,野兽见了麟这种动物,是不会惊跑的。《诗·周南·麟之趾》孔疏引晋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解释《周南·麟之趾》一章麟之趾、二章麟之定(额)、三章麟之角云:“有足者宜踞,唯麟之足可以踞而不踞,是其仁也;有额者宜抵,唯麟之额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宜触,唯麟之角可以触而不触。”这与犀牛胆小、不好斗、没有天敌且与各种鸟兽动物友好相处的情况是相似的。麒麟之所以被称之为“仁兽”,与印度犀牛生活习性有关:犀牛不愿与动物为敌,而包括狮子一类的兽王对犀牛也无可奈何,可当它们受伤或陷入困境时会凶猛异常,在母犀牛保护幼犀时,能致狮子于死地^[17](P40-41)。可见犀牛这种庞然大物,是没有天敌的。除幼犀外,在各种动物与犀牛的搏斗中,犀牛是很难受到真正的伤害。但犀牛却很少主动出击,就连所谓脾气不好的非洲黑犀,也是如此^[17](P40-41)。

2. 麒麟行为的神化与犀牛的生活习性

《诗·周南·麟之趾》孔疏引晋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麟”是“音中钟吕,行中规矩,游必择地,详而后处。不履生虫,不践生草,不群居,不偕行,不入陷阱,不罹罗网。王者至仁则出”。《说苑·辨物》篇及《广雅·释兽》等篇也有相同或相似的说法。这些古籍对麒麟行为的描述肯定有神化之处,如“音中钟吕,行步中规,折还中矩”等说法,但大部分都是对犀牛生活习性的概括描述。

《广雅·释兽》谓麟“不群居,不旅行”,《说苑·辨物》同,《诗·周南·麟之趾》孔疏引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则作“不偕行”。麒麟这种不过群居生活,也不远行的习性,与犀牛特别是印度犀是相同的。目前世界上的犀牛有四属五种,除一般犀牛发情期以及非洲白犀常常结成小群生活在一起外,通常都是单独生活。这正符合古书上所说麟“不群居,不旅行”的习性特点。

《广雅·释兽》说麒麟“行步中规,折还中矩;游

必择土,翔必后处”、“不入陷阱,不罗罟罔(网)”。按此“翔必后处”义不通,应以《诗·周南·麟之趾》孔疏引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详而后处”为是,“翔”与“详”因音通而误,“必”盖为“而”的形误。《说苑·辨物》篇还说麒麟“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笔者以为犀牛尤其是印度犀生活很有规律,活动范围固定有限,与上述古书所说麒麟的情况是相同的。据当代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犀牛主要在傍晚、夜间和清晨活动,白天在茂密的丛林或草丛中憩息,休息场地有时距水源数公里远。一般它们都限定在每天能走到水源去的地方栖息^[15](P231)。这正符合古籍所谓麒麟“游必择土,详(翔)而后处”的生活习性。

特别是犀牛每天的活动路线固定,且有一定的势力范围。犀牛在经过荆棘丛生的密林时,纯靠力量钻出一条“涵洞”穿行过去。从它们觅食场地到水源的路上,往往要穿过密林中这样的“涵洞”。犀牛在固定的地方排便,积攒成堆,还经常用角在粪堆周围掘出沟。这些粪便起着划分它们地界标记的作用。它们还在一些地方排尿并蹭上气味,以标出地界^[15](P232)。这些都说明犀牛是有一定的势力范围,与古书所说麟“行步中规,折还中矩”是一致的。且因犀牛路线固定,在荆棘丛生的密林中所走的路线是自己亲自打出来的“涵洞”,比较安全,这与古书说麒麟“不入陷阱,不罗罟罔(网)”的活动特征是相合的。

综上所述便知道了麟命名及神化之因。我国古代境内有各种犀牛,那么为什么单称印度犀为麟(麀)呢?从名称看,是取印度犀身上特有的肉甲鳞钉而命名的;因印度犀与其他犀牛甚至所有动物相比,独角特征十分明显,故又称之为“一角兽”;印度犀虽有角却不用来格斗,迥异于其它动物甚至其他犀牛,故被认为是“仁兽”;印度犀——麒麟因其角有清热解毒作用故被大量捕杀,加之气候环境的变迁,不断南迁,中原少见,偶尔来到中原,便被认为是因圣王“仁德”而来,这便是麒麟被神化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张孟闻.四灵考[M].李国豪,等.中国科技史探索.中华书局,1995.
- [2]王永波.也说“麒麟”[J].文史知识,1992,(5).
-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4]董作宾.“获白麟”解[M].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2

- 册.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
- [5]梅显懋.说“麒麟”[J].文史知识,1991,(6).
- [6]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7]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M].手写石印本,1914.
- [8]郭沫若.卜辞通纂:729片考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 [9]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M].东方学会石印增订本,1927.
- [10]孙海波.甲骨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1]董作宾.获白麟考[R].安阳发掘报告(2),1930.
- [12]唐兰.获白兕考[J].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932,(4).
- [13]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14]世界动物百科·哺乳动物:III[M].台北:广达出版有限公司,1984.
- [15]世界兽类图谱[M].傅珏,黄世强文,于恒希图.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
-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
- [17](西德)贝·克席梅克.非洲动物猎奇[M].张锋,史庆礼,译.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 [18]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2002.
- [19]李建伟,牛瑞红.中国青铜器图录:上册[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
- [20]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M].北京:朝华出版社,1998.
- [21]安志敏.金版与金饼——楚、汉金币及其有关问题[J].考古学报,1973,(2).
- [22]李正德,傅嘉仪,晁华山.西安汉上林苑发现马蹄金和麟趾金[J].文物,1977,(11).
- [23]王念孙.广雅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侯珂 宋媛)

The Ancient Character 𪚩(Lin) and the Prototype of Kylin : Also on the Reason for Kylin Sacramentalized as a Holy Beast

WANG Hui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𪚩(lín) is what the ancient classical literature calls kylin, which is also shortened as 麟(lín) or 麤(lín). Kylin has a barde-like appearance and round bubble- or nail-like “soft armors” in stipes. That is the reason why ancient people call it 麤(𪚩) or 麟. Kylin has one horn on the head, by which ancient people treat it as similar to the class of deer (鹿). Then the prototype of it is actually the Indian rhinoceros; in fact, its characteristics have much to do with their living habits. Big as it is, kylin is not aggressive; so it is regarded as a “benevolent animal” in the ancient; it is indeed one of the four holy beasts. Since the Indian rhinoceros have to move constantly to the south for the changes of the climate, so it is rare to see in the Central Plains. But once it appears, it is thought that it comes for the “virtue” of the holy kings, which gives rise to its sacramentalization as a holy beast.

Key words 𪚩(lín); kylin; Indian rhinoceros; holy beast